皇明疏鈔

武備二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躙地方盡皆殘毀若不預為處置使其痛遭挫衄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得寧殆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酋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為左右哨掖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為家計聲勢聯絡選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

齊起驚撤散亂擒拿老少勦殺彊壯邀擄牲畜使深
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無
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
免蒐散膽落號哭奔避再不輕犯庶乎內外軍民得
以安妥臣愚以爲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
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
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
兵全無復役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
必無懲戒今冬踏氷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
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延邊直抵
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備

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前項擣巢
穴之意不為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之常
道犁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
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況河套本我内
地而彼據以為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
於陰山之窟濺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為
也臣愚以俟今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
鎮遊騎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
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内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
敵自起邊釁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
鎮巡官一面選人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少二

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間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叅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為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為中軍大同遊騎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騎兵又次之以為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本隊官軍於墻外二三十里列車為家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為營以待務使聲勢聯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捨其羸老而戮其壯健

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嚴備不許貪利輕敵前鋒勝負未决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以為羽翼賊若糾衆餘孽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為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為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踈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遠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邀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須潰敗比至套内見其妻孥傷殘穢蒐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

虜之計莫快於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部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之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

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絶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懐歸思蒸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

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廣兵
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
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
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
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
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
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
卒又不能宣布　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
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一調
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
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而不敢問彼亦

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今猛之僭妄
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
成十數今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
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
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
乘閒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亦窺我空虛出掠愈頻
爲患愈肆今若復閒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
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憐毒
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
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
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

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數萬今茲復調躋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

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

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
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
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離散土
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
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
僭妄之心反側之奸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
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有所憚而不敢
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刼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
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
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
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广

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内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

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損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狥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

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内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

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問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害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

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
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
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
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
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
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
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
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决何况爾等數
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来查勘開
爾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

以改惡從善捨命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　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勦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見大略相同其間雖有

飾說亦多真情乞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
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戲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
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
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
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
皆合辭扣首為之請　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
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
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
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

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又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略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

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入日督領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安皆一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思神風行於廟室之上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

待七旬而頑夷即爾来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来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謬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

脩舉武備疏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誤蒙　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顧兵事未可易言而無患貴乎有備謹以道路一得之聞參採士夫衆人之見條爲八事上塵　聖覧　一預畿兵以重聲勢順天府霸州文安縣等處古爲幽冀之習悍疆且容居畿内寔若周官六卿六遂漢爲六郡良家之

地也但以後世兵農既分舍其長技彼既挾無所用必且恃力乘人為寇攘者矣況京軍脆弱且甚宜思所以增壯而羽翼之往聞有招軍之令急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為軍已失國家定籍倉卒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既無父兄産業以籍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然則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為居平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保長於原編大夫內有年壯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紀其年貌貫址以備鄉兵之籍仍須善加撫諭不得張皇震驚每選五十名推身家衆服者一人或省

祭義官爲鄉長俾其各相聯屬鈐約自爲教練不許任其縱逸別生事端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勞即放歸農生業秋冬務閑兵備官周歷閱實而再試之賞其勇藝而教其不能畧如周官寓農大閱之法每處三日亦即放歸仍令所司復其身之役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冑鎧器械該部各預儲給庶使各邊夷虜知內外皆兵潛銷窺伺 朝廷氣勢愈益尊崇隱然有金湯之限矣 一練外兵以爲羽翼山東德州武定山西寧山陝西潼關等衛設爲直隸蓋欲犬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居重以馭輕疆幹以弱末立法

之初未為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愒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隸以形分勢遠而久不簡稽重以世胄誅求迫急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德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叅政韓福為大理少卿操練畿輔民兵又分行廵按官閱實直隸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內豫潛消外憂但當時補偏救急未有著實振舉而施行之者況燕趙涿易古稱悍疆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年故事推舉內外文職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韜畧實心廉慎可以為國安養軍民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一以提督直隸民兵或行撫按及隣近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撫按各督同該道兵

備守巡等官著實清查挑選軍丁內精壯驍勇者為一班次壯勇者為二班老幼孱弱者為三班逃故者行移各該撫按清軍官協心勾補務足原數民兵則盡數精選壯勇弱者革退另補復召募教師分投教演操練一班二班軍兵馬步弓箭鎗刀等藝使之精熟過人一可當十十可當百足以衝鋒破敵橫行無礙其有成效者悉聽便宜區處所在無礙錢糧供給衣裝什物犒勞厚其餼廩或將老幼孱弱之丁量追工食一半以為津貼止令分班更休防守城廓其隣近軍衛有司所管軍餘閒民中武勇過人有父兄戶籍者亦聽從宜精選召募別為營房一體安插教練

慎選守法知兵善能撫馭軍衛有司官分投率領提
調指揮府佐官領五百名之上遇有緩急征調行移
提督衙門分投調用可以一呼而集有功查例陞賞
平居教練以武藝精否而上下其衣食使之團營結
衆足以相保歡忻足以相死赴敵足以相救金鼓旗
物器械堅利精明更休以期徵發以信先期以賞後
至以罰兵威振揚在在有備可以潛消外夷姦宄覬
望之心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將伐謀亦不出
此

一防制達官以需調用直隸保定等衛分俱有
達官舍目其驍勇悍獷狀貌氣習與漢人不同所謂
非我族類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揷既久勢難變更

惟在所司宣　朝廷赤心以置其腹時衣糧賞給以
安其家固立紀綱嚴飭武備以一其携貳反側之念
合行巡撫督令兵備及該管官軍衛有司一體鈐
束於霜降閒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觀武藝而犒勞之
常操不必拘演常調不必遣行惟弗得已而後用其
長技如鼂錯所謂兩軍相為表裏之術也又須加意
推誠諭信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
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釁也　一區
處屯丁以防虜患訪得大同等處近郊多為戎馬蹂
踐遺棄屯田并荒閒地土率多膏腴可獲子粒之利
其四衛餘丁就地耕種或立浮莊俾習虜寇小則率

衆抗敵大則走藏軍堡若使官軍與之相爲犄角清
野堅壁協力拒守俾其進無所掠旬日必將引去是
蓋足以憑藉聲援爲吾羽翼且不煩糧餉而濟者也
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抵業者多就鎮城以居
所遺在堡類皆涔徒單弱羸人無所賴藉以爲之守
城堡既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爲今之
計宜行撫按衙門督行該道兵守等官再行查勘種
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別項科差
索取仍於堡內官爲起蓋房屋安插居住家口不許
任意星散搬移令其無事則率衆耕收虜至則登陴
拒戰有功者量加犒賞以固其志該道官時往巡行

督察以作其勤仍另選委老成知事守法千戶一員日支行糧責令率領及於人戶內量編立總小牌頭日輪一人哨探虜賊消息俟其將來即令舉號鳴鑼使丁民皆知警備入則俱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生他虞官軍既有此輩以為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虜不得乘虛而突入矣

一經畧邊關以防黠虜看得居庸紫荊等關皆隣邊阨塞之地中間邊墻缺口去處地方廣闊或限於巡歷之未周文移雖頻或苦於奉行之弗恪又各衛守衛官軍闇於利害乘無點閘徑自潛回將來猶可深憂弘治間曾以通政叢蘭經畧邊關若使各邊撫按留意邊防自能

了辦亦不必差官增哄一番勞擾也合無降勅一道與各邊巡撫巡關官督令兵備等官各嚴加閱視邊關城墻缺口去處如有倒塌低薄即加增繕脩補務須堅實使邊軍可恃為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不時躬親點閘若有逃回等項挐問參究治罪如兵備仍前怠緩或委官代行致令虜賊乘虛突入以貽邊患者撫按官照例從重參究施行

一鞭策武臣以冀自効查得見行條例軍職有犯監守常人盜律該斬絞罪者俱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帶俸差操此例似為腹裏衛分而設若兩鎮三邊諸處又何發焉夫操持宜責備乎文臣而磨礪宜

激昂乎武職使其闒茸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阻於時勢之未乘稟氣麤豪或至於跅弛而不檢一發他方置於無用其於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為兩鎮三邊地方凡若此輩犯該立功充軍者巡撫衙門查訪得實務秉公心不必定發別處俱於軍門酌量聲息隨宜調遣令其懲創奮發立功自見如果有功即與議奏遞為末減以贖前愆或有非常勳績一體擬用若屢試不效者仍與重治庶幾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當有如古名將出於罪戾者多矣　一專責委以經聚冦天下以四夷為界限藩垣為手足畿甸為腹心生民為元氣盜賊為癰瘇選用循廉之吏俾其

潔己恤民節財薄賦所以固其元氣設立兵備江防海道所以除其癰瘇者也邇來 朝廷隨時設官務爲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狎熟武官以通私賂致兵政不脩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固避嫌疑營幹他務以苟需遷轉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轢官屬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饑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爲盜而洞庭湖又聞時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隱禍深爲可憂合無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各該兵備江防海道官各移家於原設緊要地方住劄

廉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簡閱以實兵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俾其相稽遞設鑼皷使之相聞互爲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阨俾之相守其平時已能振舉武備者務須益勤乃職以固藩籬以需超擢其有仍蹈前轍遷延誤事釀成地方大患者撫按即便參究從重處治施行

一專內治以杜釁端兩廣爲百粤雲貴爲西南夷在禹貢荒服之外皆山箐險阻猺獞羅僰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犬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制其防惟利大征剪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草

木巢穴克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
黨必通鄉導相率走藏所殺類多住種愚憨蠢苗人是
生民膏血歛為軍儲秪足以飽用事邊臣溪壑之欲
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下耗邊境帑藏上虧　朝
廷至仁蓋無一可者昔宋儒楊時以為邊事之興多
出於饕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馭幸其有事草薙而禽
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之
憂此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邊方奠正坐此欲求太平
常治胡可得耶宜申勅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
兵叅等官務要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布其恩信嚴
其隄防謹其哨堡軍民村寨各令渫溝高壘蓄積金

設器械遠近相聞團結應援以防其侵軼殺打手官軍不時出哨巡邏裝伏擒捕以遏其冦盜督察土官多方構害需求而使人得所查究江西諸處游食經商藝術之徒出入夷寨導誘而構之生姦果其自作不靖讐殺地方兩廣則行鵰勦之法雲貴則行挾撫之法使深居醜類以無事相安兵革不煩大興而帑藏免於浪耗其果阻塞官道攻刧倉庫城池殺虜人衆方議大征若有無故虛張事跡聿開兵端以啓邊釁致令損師費財以貽地方之患者聽撫按指實參劾從重處治

預脩武備疏　　江律

切惟安內攘外固莫先於將與兵臨敵制勝尤莫先
乎食與器自古人君欲保治安民者未嘗不以是為
先務也我朝創制立法內而畿甸外而府州各該衛
所選將練兵以衛乎民各衛所復設倉庫儲糧蓄器
以資其用又慮夫紀律不嚴軍威不振特 簡命文
武大臣以總督之參贊副將各有其人管屯管操各
有其職訓練以時糧蓄不乏良法美意度越千古柰
何承平日久兵政懈弛將以統兵徒擁虛名而韜略
蔑聞兵以充衛徒有虛數而逃絕過半糧儲有官專
理而倉廩未皆充盈近該湖廣荊州府知府沃頖奏
稱本府倉糧虧折二千餘石 欽蒙差官查盤是其

驗矣荆州一府如此其他倉糧可知軍器徒破物料
兵革未聞堅利近年各處有司解到弓箭是其徵矣
有司供應如此軍衛造作不言可見伏覩大明律親
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千百户總小
旗俱有降減之條今各衛所發清勾逃軍不計其數
而親管頭目恬不介意降級減俸未聞也欲官皆守
法軍無逃亡得乎侵盜官糧監臨主守厥罪惟均成
造軍器不如法罰所必加今各處倉糧虧折如荆州
府者不知有幾軍器堪用者十無二三惟憑紙上虚
文查盤核實未有也欲糧皆充實器皆利用可乎恭
惟　皇上出震繼離體元更化講學脩德鈔契乎

皇明祖訓理財用人不戾乎大學格言唐虞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可以投戈止武垂拱無為矣以臣愚戇尤謂未然近日大同宣府累報聲息烽燧之烟未盡滅也浙江流賊劫掠郡縣門柝之聲未盡無也況虜性詭莫測今雖稱遣使進貢安知其非假投順之名以緩我兵備乎又安知其非因通好之便以熟我道路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其邊方機務不可少忽而天下武備亦所當脩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臣願 陛下當 國家閑暇之時為思

患預防之計乞　勑兵部通行內外總兵鎮守巡撫
等官申號令以肅軍政明賞罰以勵軍士存恤訓練
作興銳氣督令各衛所廕襲兒男比照京衛舍餘一
體隨軍操備暇日講讀孝經論語孫吳兵書俾知忠
君親上之義折衝禦侮之道嚴加考閱務臻實效仍
行各處巡按御史從公訪察軍職官員才行操履勇
怯勤惰照依文官事例各出考語備開揭帖二本每
遇年終一本繳送兵部一本繳送都察院以備參考
其間果有勇略異常者具實奏聞或遇推選將材或
遇倉卒用人　朝廷因以循名責實而將得其人矣
及行各處清軍御史清查所屬衛所逃軍數目將親

管頭目參問如律廢官知警懼不敢害兵雖未遽足而逃亡之弊可少緩矣倉糧軍器除京衛外其餘腹裏地面悉照邊方事例差官查盤但有虧折不堪照例追問發落廢法令嚴明監管盡心糧雖未即充器雖未盡利而侵盜之弊可少革矣然四者之中食所當先苟食馬不足則雖有良將銳卒堅甲利兵必餓餒困苦安能奮勇前驅以挫彼敵鋒哉各處之衛邊方尤重司邊城整飭則是藩籬完固屏翰堅高雖或虜寇跳梁安能自生羽翼以窺我堂奥哉近日之議安邊足用者或曰納粟冠帶或曰納粟入監或曰招中鹽糧或曰開度僧道不過趣(取)辦於一時率非經久

之常策為今日之計莫若清理塞邊屯種之田益糧之積于倉廒者有限糧之產于地土者無窮如趙充國之屯田以困先零諸葛亮之屯田以安渭濱古人行之皆有明驗近來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不思 朝廷付託之重惟務身家謀利之計就彼置立莊田私役軍人耕種故田之膏腴者多入官莊軍人耕穫反不以時而屯者又多磽薄之土尤莫若裁減江南之糧江南財賦國用所賴永樂宣德年間南直隸各府并各布政司衛所兵皆足伍故派存留之米以給月糧近年各衛所逃亡軍人不知共有幾萬名每年可省糧數十萬石石可值價銀四五錢今各處存留糧

積餘見在年久紅腐徒存虛殼侵欺虧折者上下彌縫徒報虛數再乞

勑戶部踏勘邊方地土但有前項各官庄田俱令退出給與軍人屯種嚴定禁例若有故違治以重罪如是則軍人免于私役而得以盡力于農畝屯糧豈不漸足乎查勘江南各衛所見食糧軍人比與宣德初年少若于名將自出糧米以後年分暫為裁減各于原納府州縣每石止收存銀四錢類解本部收貯但遇豐年發去山西陝西布政司委官就近糴買豆麥於各邊倉上納則糧無虧折而民兩稱便邊儲豈不漸充乎假之以歲月期之以積久臣知將不必選而率多智勇軍不必挑而率多精

鋭饋餉隨處皆足何有千里挽輸之勞器械隨處皆精何有一器不適于用我之兵威既盛我之武備既脩靜以制動逸以待勞犬羊叛逆擾我邊疆可以不戰而屈之可以一鼓而擒之可以永保太平之治可以長無外顧之憂矣

修兵政復舊規以固根本疏　　管律

臣惟安不忘危明王之所以盛弊不知救庸主之所以衰既往之迹昭明可考　陛下勤學鑒古篤治準令洞察高出百王謨猷遠追三代曩嘗發　綸音有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面事情羣工聞　命無任懽悅至今傳為美談咸恐無所建白以負　陛

下也臣以諫為職敢援政之弊於今而關係天下之
至重者言之惟我　太祖高皇帝剪胡元凋弊之俗
定萬世不易之規罷中書省而設六部革樞密院而
置五府五府之官設左右都督各一員同知各二員
僉事各二員統領天下衛所分掌在京軍馬上下相
維體統不紊歷代之兵制莫良於斯至如公侯伯但
帶銜隸籍以便支禄府事一無預也比時員缺寧
命六王之仲子為署都督分僉書事未嘗輕及公侯
伯誠為慎重權任成化初員缺定襄伯郭登嘗奏舉
都督指揮六員蒙　欽依補之猶能率循舊典迨今
承平日久事漸乖張而其掌印者既侯伯僉書者亦

侯伯應任之臣不過三四而已缺多廢久與六部事體頊殊然以 國家兵馬綱領之地坐擁豢養驕侈之徒利不知興弊不知革但驕侵漁之術而為溫飽之圖此舊規不復之大弊一也至於京師為天下根本之地五軍三千神機團營乃四方觀望之兵存強榦弱枝之勢寓居重馭輕之機今乃坐營坐司皆委之侯伯中間謀勇才略堪任營事調度布置頗服衆心固有二三其人餘則聽人指揮一丁不識幸今無虞恬不致慮固也一遇有警則多筭能料者誰歟直前效用者誰歟不待臣言固莫逃於 陛下之洞察也況我 太祖高皇帝嚴肅軍政凡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單身還第軍士各歸
其衛又降律令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私下接受
公侯所與金銀段疋衣服錢物及非出征不得侍立
於公侯之門　聖謨洋洋具載典策今以此禁暴禦
侮之兵資彼呵前擁後之具名雖曾操實乃債事此
舊規不復之大弊二也執此二大弊臣恐非　社稷
磐石之計亦豈勳戚帶礪之福乎矧今天變屢失其
清地變屢失其寧人變屢失其常為　陛下消弭之
要亦非一政臣以為兵則政之大者何也蓋國之有
兵猶地之有險地有險人不敢踰國有兵人不敢犯
是故易有師卦洪範不去兵政所以有天下者立武

以衛國戰兵以保定使當時平而妄動輕用固易激
變使或世玩而廢弛不修亦足招亂故周公克詰戎
兵之戒不能默於成王極盛之日也惟　陛下負不
世之明可望袪累積之弊乞　勅兵部會執政大臣
早為計處從實體訪於侯伯之才德聲望果堪委任
者委任猥鄙劣陋果當罷黜者罷黜各處帶俸都督
有年力勲績者查取到府任事不使虛糜祿俸在京
在外都指揮有才識超凡藝勇出衆名譽素孚可以
備急緩之用者按成化年事例奏請　上裁量修署
職俾之坐府坐營如此則人才奮勵威武振揚可以
固根本之重可以折覬覦之奸可以消災異之患上

續　太祖　太宗之緒遠垂　聖子　神孫之謀如
以臣言爲非臣再以時勢論之今夫郡縣無高城之
據深池之阻而盜賊之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兵
馬精壯在閑疲瘠在役而敵愾之氣視　國初何如
也今夫武備朽箭折弓殘旗破鎧而器械之嚴視
國初何如也宣大二鎮乃　神都北門宣府原設官
軍一十九萬大同原設官軍一十二萬今兩鎮之間
僅十之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衛所可以例
推而強弱之勢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廣川流賊諸
番夷虜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　國初
何如也今夫賞不及於勞臣恩偏重於權倖而鼓舞

之術視　國初何如也兵政一弊於今日益泮渙而弗振矣且　祖宗於兵政重任都督而不輕授侯伯者豈無謂哉蓋都督流官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之世爵難褫有犯不不能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良法美意通於任用別有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忽禍每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業之難察臣愚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陳時明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

畏發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
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
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
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隣渤海兀
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接沙漠則蒙古余孽彼
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以慮彼者不可有一時
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宜大遼東諸鎮皆　祖宗所
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塹警以烽燧戍以重兵雖虜
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疆慎守
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去
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冶

與朶顔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
過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　國初嘗以永平
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
後以朶顔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
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籬使之東
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北虜在我
祖宗時食我桑椹懐我好音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
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以
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脅我是以有
魚臺之慘近年以来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鄙其衆
増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朶顔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

比矣數年前嘗聞朶顏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北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虛聲以恐喝我邊上將士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献女結歡亦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乎往日害我參將陳乾把兒孫實為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為之蓋三衛之衆朶顏為強諸酋兇詐把兒孫為最　朝廷雖歲加以爵銜時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豺狼之心此賊不死異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醜類抄掠我人民近聊歸一二即要市我名器都給事中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中國為最爾胡雛所欺侮已具疏為

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釁與
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為中國者
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猾虜之輕重也彼雖
禽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中國將領部下時常
侵犯中國人民今復持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
乃不我與乎知其不與而求是易中國也中國假羈
縻之術忘疇昔之憤徇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畏夷
狄也夷狄而易中國則驕驕則凌人中國而畏夷狄
則替替則受凌欲求弭亂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固當
示強以破其姦嚴備以防其詐振威以折其萌區區
不知之說不可當猾虜之身而施之也所謂防其詐

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北一帶雖
逼近胡虜原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陡峻林木稠密虜
騎不能驀越而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
以供薪燒炭之利取者無禁如近日黃花鎮守備張
楠之所為者遂使林木日就疎薄往日朵顏諸部落
時向北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
北虜亦追趕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
廢弛入無空田故連合為一共來犯邊加以把兒孫
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日就親密況薊州等處雖設
有三堂若一巨鎮然衛所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
經戰陣名為邊鎮實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倚仗

東北諸胡數来朝貢熟見我山川險易納我姦人備知我士馬虛實此虜乎　國家真癰疽結於脇下而豺狼伏於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挾不逞之姦潛導北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曠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驟任其縱横臣嘗考之前史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遼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喜峰口今諸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踈力微又嘗考之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太祖距關不

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右軍循大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灤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雄霸而南破清滄濟南等郡往者已巳之變紫荊白羊失守虜騎直犯　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衆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湯洪等追至關殲馬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

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且居民疎闊蓄積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 國初殺伐之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復塹高山深谷恐我縱之使入據險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抄或為邊將所刼如近世威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

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虜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閑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轢我將士蹈藉我城堡安行直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啓其輕我之志歆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隙此臣之所拳拳也夷狄嗜利如蠅蚋之赴腥羶麇之復集寧知紀極遭挫則遠遁有獲則復来近西邊稱虜騎萬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絡駐牧威寧海傍然未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誤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我無備耶虜雖犬羊

其形耳甚長近見延寧地方原野蕭條而又有大臣在彼總制宣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之事勢殆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過爲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儻虜以散騎迭入延寧境内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来宣大塞以疑我北鄙納姦人反戈之謀因兀良哈同利之衆突入我東北空虛之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駐我郊牧餘騎掠我郡縣扼我運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己巳之變喜寧導也先直趨　京師由小兒爲虜謀出紫荆祗隔清幸虜無大志得利即返當時若從其姦計其禍

盖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如大學士丘濬者欲以大寧都司移於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此老成郤慮之圖也但保定當紫荊之衝實郊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衆為還邑之舉事亦不可輕惟在 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變斯為善處之術臣聞為 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須以流賊之故調發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悉見城池卑淺將士怯弱 先帝末年扈 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貨富實近日各邊餽運不給將士不免凍餒加以胡

虜強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愁慕中華有天上之歎昔有唐中葉府兵法壞而為彍騎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安祿山見廢弛遂有輕中國之心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者乃使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陝西哥舒翰潰於靈寶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殺害巡撫大臣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教場吶喊拏

武因黠名潰散其他倔強不服者又往往告兵情易動如此勢已寖寖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唱於其間豈直為患邊陲而已哉前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況近年以來水旱不時　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成群小則流剽鄉村阻刼道路大則攻圍城郭敵殺官軍隨滅隨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霸賊起霸賊方息而礦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階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是之謂土

夏尚樸

崩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歛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盗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盗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起於長垣黄巢起於宛句其後巢賊自嶺南回蹈江越淮直陷東都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官竄名軍籍厚得廪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廷垂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踈脫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踧邑之心窮民有離渙之迹古曰明者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如已暴著夫人皆能見

之亦能聞之不待明者聽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至任其自來而不為之慮也大抵禍患已來從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祥亦不能大為災害今日之計上策莫若修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修文事者親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謂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避狂瑣之誅謹為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易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宋儒丘氏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宋儒程頤

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必危晉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蓋教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天下既平猶令日遣其官某處練兵明日遣某官某處練兵蓋無寧歲且制為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 天子自為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為備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祇承 德意故大啟燕都親控

隘塞内難既靖循令歲出開平明歲出興和　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盖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不憚一已之勞而為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　國初南京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隷五軍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精鋭分十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内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

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為十二營此則後来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令三營壞而團營亦敝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内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伴工匠為名一任恣意於差占之後老壯不聞有簡別之期勇怯不聞有去留之等去歳北鄙有警　命於團營選兵三萬聰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鋭而設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之團營猶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閲恐

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一甲士柰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様分送諸道召募數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

之士隷禁籍矣又懲唐以来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習勤苦均劳佚自是将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宋都汴去邊尚遠餽餉亦便猶以兵不可濫蓄財不可浪費令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 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蠲免之恩有司慮 國計匱乏率多廢格而止當催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刑使閭里窮民質田毀產鬻男賣女歲租僅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轉為盜賊況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壩搬撥之劳有閘渠牐淺之患當夫秋冬之交河水

流澌猶裸身杭淺入水牽舟不幸舟敗米漂則貨家
易産以償官猶不足則迸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
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
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
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
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
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於
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　命
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
士大加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
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

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冒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冑為之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於婦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建樹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賣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冑非卓

然有志功名擺脫膏梁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人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於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叅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其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强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處驗看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爲責治重則呈稟提督官

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具揭帖送
科道官參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千隊坐營官逐
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
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覘該營將領之才否則
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黜罰提督
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
另選且計數奏　聞請　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
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
以求其精疎雖五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蓋刀鎗
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
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為尚尤以膂力為先蓋

武藝可習而能膂力不可强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取之其四都司兩班京軍士宜畧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鋭者升爲京軍即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津遣赴京常住待其衰老仍遣於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國儲亦畧倣大學士丘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於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宣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髙委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

士戌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為一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近世名臣大學士李賢嘗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賞賜月糧亦宜畧做前世之制稍為之差等團營聽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工將士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廢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

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於每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置爲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之號就俾於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爲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於邊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遞年出塞及工於刼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爲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於該營操則別置於一處使之常爲戰裝一遇有警　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於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冠

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上遊騎偕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怯不得肆為禁旅偃蹇獷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復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於教練之法臣不避煩瑣為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砲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

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銃即其器杖真如兒戲昔　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往迎也先容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荅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鬬之

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斯爲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法刻木爲箭鏃裹以氈罽命强者兩相對射避即撻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爲馬檛施諸韋稍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隸之夫格鬪之法如手搏然精于手搏者他人雖勇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鬪之法其枝兩避箭抵亢擣虛固自有方平時不習一旦臨敵則眼目眩徨手足軟顫故有平日挽强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

奪稍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於神鎗火砲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忖量其高下之勢蓋鎗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徒開甸磕之聲殊無摧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鋭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奸宄之漸可以省國儲無用之費國勢有雷霆之威泰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既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若此施爲雖似紛更然于緩急實爲有頼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

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
下廷臣會議務求國勢之奠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謬之見亦其大略耳若夫條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圖非臣之愚所能爲也一得之愚上瀆
天聽惟
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諫科竊有所見不敢不言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一終